

三姊妹



三 姊 妹

柔 石 作



水 沫 書 店 刊

1929,4,15, 初版

1 — 1500

錢君匋裝幀

實價四角

爲深沉嚴肅所管轄着的深夜的西子湖邊，一切眠在星光的微笑底下；從冷風的戰慄裏熟睡去了。在烟一塊似的衰柳底下，有一位三十歲的男子，頹然地坐着；似醉了，癡了一般。他正在回憶，回憶他幾年來爲愛神所搬弄得失敗了的過去。他的額上流着血，有幾條一寸多長的破裂了的皮，在眉的上面，斜向的劃着，這時已一半凝結着黑痕，幾滴血還從眼邊流到兩頰。這顯然是被人用器物打壞的。可是他並不怎樣注意他自己的受傷，好似孩子被母親打了一頓一樣，轉眼就沒有這一回事了。他的臉圓，看去似一位極有幸福的人一樣；而這時，一種悔恨與傷感的苦痛的夾流，正漩卷地在他胸中。夜色冷酷的緊密的包圍着他，使他全身

發起顫抖來，好像要充軍他到極荒鄙的邊疆上去，這時，公文罪狀上，都蓋上了遠配的印章。他朦朧的兩眼望着湖上，湖水是沒有一絲漪漣的笑波，只是套上一副黑色而可怕的假面，威嚇他逼他就道。一時，他又慢慢的站起來，在草地上往回的走了幾圈。但身子非常的疲軟，於是又向地上坐下，還臥倒了一時。

下面是他長夜的回憶：

一

八年前，正是他的青春在跳躍的時代。他在杭州應行中學裏最高年級讀書，預備再過一年，就好畢業了。那時他年輕，貌美，成績又比誰都要好。所以在這校內，似乎佔着一個特殊的地

位。這都由他的比其他同學們不同的衣服，穿起一套真嗶嘰的藏青色制服來，照耀在別人的面前的這一種舉動上可以證明。

秋後，學生會議決創辦一所「平民女子夜校」，補助附近工廠裏的女工識字。他就被選爲這夜校的籌備主任兼宣傳員。當籌備好了以後就着手宣傳，這時一位同學來假笑的向他說，

「Mr. 章，你有方法使校後的三姊妹到我們這裏來讀書麼？你若能夠，我就佩服你宣傳能力的浩大了。」

他隨問，「怎樣的人呢？」

「三姊妹，年紀都很輕，長的非常的漂亮。」

「就是你們每星期六必得去繞過她們的門口的那一家麼？」

「是啊！我們是當她花園看待的。」

這位同學手足舞蹈起來。他說，

「那有什麼難呢，只要她們沒有受過教育，而且沒有頑固的父母就好。」

「條件是合的，她們僅有一位年老的姑母，管理她們並不怎樣好的家。她們是有可能性到我們這裏來讀書的。」

「好，」他答應着，「明天我就去宣傳。我一定請到這三朵花，來做我們開學儀式的美麗的點綴。」

「看你浩大的能力罷。」那位同學做臉的說。

第二天，他就挾着幾張招生簡章，和一副英雄式的態度，向校後軒昂的走，他的心是忙碌着，他想好一切宣傳的話；怎樣說起，用怎樣的語調，揀選怎樣的字眼，——一路他竟如此想着。走進她們的門口，他一徑走進去。但三位可愛的姑娘，好似正在歡迎他一樣，拍手大笑着。在她們的笑聲中，他立住了。

唉！真是三位天使，三隻彩色的蝴蝶，三枝香艷的花兒。她們一齊停止了笑聲，秀眼向他奇怪地一看，可是仍然做她們自己的遊戲了。一位五十餘歲的頭髮斑白的老婦人從裏面出來，於是問他做什麼事，他稍微喘了一喘氣，就和這位慈善婦人談起來了。

談話的進行是順利的，好似他的舌放在順風中的帆上一樣。他首先介紹了他自己，接着他就說明他們所以辦這所夜校和女子為什麼應當讀書的理由，最後，他以鄰里的資格，來請她們去加入這個學校了。他的說話是非常的正經有理，竟使這位有經驗的老姑母失了主張。她們也停止了嬉笑，最幼的一位走到他的傍邊來。於是姑母說，

「章先生，那末這個了頭，藐姑，一定送到貴校裏來，你們

實在有難得的熱心。」一邊她隨向藐姑問，

「藐姑，這位章先生叫你們到他校裏去讀夜書，願意麼？」

藐姑隨便點一點頭說，「願意的。」

於是他說，「好，那末到開課的那天再來接她。」稍稍息了一息，又說，「還有那兩位妹妹呢？」

姑母說，「年齡太大了罷？蓮姑已經二十歲，蕙姑也已十經七歲了。」

「也好，不過十七歲的那位妹妹，還正好讀幾年書呢！有兩個人同道，夜裏也更方便些，小妹妹又可不寂寞了。」

「再看，章先生，假如蕙姑願意的話。我是不願意她再讀書了，而她却幾次囑着要再讀。」

這樣，他就沒有再多說。以後又問了藐姑的年齡，姑母答是

十四歲，「她們三姊妹，每人正相差三歲呢。」又轉問了他一些別的話，他是很溫柔的答着。姑母微笑了，並囑他以後常常去玩，——這真是一個有力量的命令，頓時使他的心跳躍起來。他偷眼向窗邊一看，叫做蓮姑的正幽默的坐着，她真似一位西洋式的美人，眼大，閃動的有光彩，臉豐滿而潔白，鼻與口子都有適度的大小和方正，唇是嫩紅的，頭髮漆黑的打着一根辮兒垂在背後，身子穿着一套綠色而稍舊的綢夾襖褲，兩足天然的並在地板上。他又仔細地一看，似乎他的神經要昏暈去了。一邊聽着姑母說話，他就接受了這種快樂，走了出來。

光陰趁着人們的不留意，飛快地過去。平民女子夜校也由熱烈的進行，到了冷淡的敷衍了。這一以學生們的熱情是有遞減性的緣故，二以天氣冷起來，姑娘們怕得出門，三呢，似乎以他和蕙姑姊妹的親暱，引起其他的同學們的不同情。可是他並不怎樣減低他的熱度，他還是極力的設法，維持。這其間，他每隔一天就跑到蓮姑的家裏一趟。蓮姑微笑的迎接他，姑母殷誠的招待他，他就在她們那裏談天，說笑，喝茶，吃點心，還做種種遊戲；他，已似她們家的一位極親愛的女婿一般。他叫這位姑母也是姑母，叫蓮姑，對別人的面是叫蓮妹，背地裏只有他倆人時，就叫妹妹。總之，這時他和蓮姑是戀愛了。他的聰明的舉動，引起她們一家非常的快樂；再加他是有錢的，更引得她們覺得非有他不可，簡直算是一位重要而有靠的賓客了。

有一天晚餐前，房內坐着他和蓮姑，姑母三人。他正慢慢的報告他家中的情形，——說是父母都在的，還有兄弟姊妹，家產的收入也算不錯。於是這位姑母就仔細的聽了他，一邊突然向他問道，

「章先生，聽說你還沒有定過婚呢？」

蓮姑當時就飛紅了臉，而他靜默的答，

「是的。」

姑母接着說，

「我可憐的蓮姑，你究竟覺得她怎樣？」

他突然大胆而忠心地答，「我非蓮姑不娶！」一面向蓮姑瞧了一眼，心顫跳起來，垂下頭去。

姑母說，「你的父母會允許麼？你是一個有身分的人，我們

是窮家呢。」

他沒有說，而蓮姑却睜大她的一雙秀眼，向姑母癡嬌的問，「姑母，你怎樣了？」

姑母却立了起來，一邊說，悲感的；

「我是時刻耽心你們三姊妹的終身大事。你們現在都長大了，可憐你們的父母都早死，只有我一人留心着你們，萬一我忽然死去，你們怎麼了？章先生是難得的好人，可惜我們太窮了。」

一邊，她就向門外走出去，拭着她的老眼淚。這樣，他走近蓮姑，靜靜的立在她的身邊，向她說，

「妹妹，你不要急，我已寫信到家裏去了。父親一定不會阻撓我們前途的幸福的。」

蓮姑却慢慢的說，

「章先生，恐怕我配不上嗎？」

他聽了却非常不舒服，立刻用兩手放在她的兩肩上，問，

「妹妹，你不愛我麼？」

她答，「只有天會知道我的苦心，我怕不能愛你。」一邊紅了眼圈，一邊用她的兩手取下肩上的他的兩手。而他趁勢將她的兩手緊緊的捻住說，

「妹妹，不要再說陳腐的話了！我假如得不到你的愛，——萬一你的愛更寶貴地付給理想的男子的時候，我也一定要得你大妹的愛；假如你大妹又不肯來愛我，我也定非你的小妹愛我不可！除了你們三姊妹，此外我是沒有人生，也沒有天地，也沒有了一切了！妹妹，你相信我罷，我可對你發誓。」

一時沉思深深地落在他倆人之間。當然，她這時是願意將她的這位青年，立刻變做她理想的丈夫的。

門外來了藐姑的叫聲，

「章先生！章哥哥！」

於是他就將她的手放在嘴邊吻了一吻，說，

「你的小妹回來了。」

一邊，他就迎了出去。

繼續一星期，他沒有到她們的家來，老姑母就奇怪了，問蓮姑道，

「章先生好久沒有來，你前次怎樣對待他的呢？」

蓮姑沒有答，蕙姑說道，

「真奇怪，爲什麼這樣長久不來呢？莫非病了麼？」

姑母又問藐姑，這幾天她有沒有看見他在校裏做些什麼事情。藐姑說，

「看見的機會很少，只見到兩次，好似憂愁什麼似的。夜裏也並不教我們的書。對我也不似從前親熱。有一回，只說了一句，「小妹妹，你衣服穿得太少了。」一面就冷淡淡的走開。」

這幾句話，簡直似尖刀刺進蓮姑的心。她深痛的想道，

「一定是他的父親的回信來了，不許他自由呢，否則，他是快樂的人，決不會如此的慮愁。不過父親就是不允許。也該來一趟，說個明白。莫非從此不來了麼？」

她隱隱地想到自己的運命上去，眼裏似乎要流下淚，她立起走開了。她們也沒有再說話，只有意的看守寂寞的降臨似的。可是不到半點鐘，他到了，他穿着一件西裝大衣，一頂水手帽，蓋

到兩眉，腋下挾着兩罐食物，兩盒餅乾，跳一般地走到了。房內的空氣一齊變換了，藐姑走到他的面前，他向她們一看隨即問，

「蓮妹呢？」

姑母答，「她在房內呵！」

而蓮姑房內的聲音，

「我就出來了。」聲音有些戰抖。一種悲感的情調，顯然在各人的臉上。接着他就看見蓮姑跑出來，她的眼圈是淡紅的，哭過了，她勉強的微笑着。他皺了一皺眉，向她說，

「你也太辛苦了，時常坐在房內做什麼呢？」

蕙姑說，「姊姊是方纔進去的，我們正奇怪，你爲什麼長久不來呢？」

「呀，」他說，「我好久不來了。」